



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丛书主编◎衣俊卿 傅道彬◎执行主编◎燕鹏 王益章

黑龙江 民间神话

徐昌翰◎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丛书主编 衣俊卿 傅道彬 执行主编 燕鹏 王益章

民间神话

徐昌翰◎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龙江民间神话 / 徐昌翰主编.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3
(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 主编衣俊卿, 傅
道彬, 执行主编燕鹏, 王益章)
ISBN 978-7-207-08962-5

I. ①黑… II. ①徐… III. ①神话—作品集—黑龙江
省 IV. ①I2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1300 号

责任编辑: 龚江红 李春兰

封面设计: 徐 洋

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主 编 衣俊卿 傅道彬

执行主编 燕 鹏 王益章

黑龙江民间神话

Heilongjiang Minjian Shenhua

徐昌翰 主编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插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962-5
定 价	8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 任：衣俊卿

副 主 任：潘春良 傅道彬 赵德信 燕 鹏 龚江红

委 员：王士媛 王立民 王益章 王铁峰 李 军

李春兰 刘永江 波少布 张敏杰 栾文海

徐昌翰 黄任远 黄锦秋 郭崇林 郭孟秀

郁正民

主 编：衣俊卿 傅道彬

执行主编：燕 鹏 王益章

丛书策划：黄任远 王益章 郭崇林 李春兰



神奇的土地 多彩的文化

(总序)

黑龙江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她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创造文明的重要区域。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黑龙江三江流域部落众多,人口密度甚至超过中原黄河流域。古代史籍明确记载在黑龙江地区生息过的民族先后有:先秦时的肃慎、濊貊、东胡三大族系;汉晋时的夫余、鲜卑、挹娄、北沃沮;北朝、隋时的夫余、勿吉、室韦、乌洛侯、地豆于、豆莫娄等;唐、北宋时的靺鞨、室韦、契丹、女真、蒙古、汉族等;南宋、元、明时的女真及蒙古诸部、汉族、索伦诸部(即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东北地区的先民鲜卑、女真、蒙古、满等民族,先后入主中原,对中华民族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影响。这些崛起于东北大地的民族,一次次地向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中注入了无比遒劲和深厚的生命力,并在文化的交流中成长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水乳交融的重要组成要素。

黑龙江是一片开放的土地,她几百年来一直是众多迁徙者和拓荒者神往的地方。清朝建立,黑龙江地区的齐齐哈尔(卜奎)和瑗珲,被辟为流徙要地。“流徙来者,多吴、越、闽、广、齐、楚、梁、秦、燕、赵之人。”(张缙彦:《域外集·六博围棋说》)“当是时,中土之名卿硕彦,至者接踵”。(杨宾:《焘发堂文集·伍敬玉五十寿序》)清末开禁之后,关内山东、河南人民大批移居黑龙江,民间称之为“闯关东”。清朝时期,黑龙江省的人口构成已是“(内地)十三省,无省无人”。(方拱乾:《绝域纪略》)19世纪末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俄罗斯人、犹太人及20多个国家的近20万侨民涌入哈尔滨等地区,又带来浓重的欧风西俗。哈尔滨市因此有“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之称。新中国建国之后,转业官兵开垦北大荒,开发大庆油田,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以及文革时期的知青来到黑龙江地区。大量外来移民不仅改变着黑龙江的人口结构,也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不断塑造出新的黑龙江文化面貌,积淀了黑龙江多元文化的底蕴,形成了本土文化、移民文化和异域文化多元交融的文化格局。



黑龙江是一片多彩的土地,她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聚居的重要文化分区之一。民族众多、习俗多样构成了黑龙江地区内涵丰富、色彩斑斓的本土文化。时至近代,这里生活着满族、蒙古族、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费雅喀、库页、奇勒尔、恰喀拉、锡伯、朝鲜、回族等众多民族。黑龙江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历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慷慨地提供了丰美的原料,勤劳勇敢的人们则在向大自然索取的过程中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活形态,陶冶出绚丽的少数民族风情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鄂伦春族、鄂温克等民族的萨满、歌舞和桦皮艺术,赫哲族的鱼皮工艺,朝鲜族的民族风情,满族的剪纸、刺绣等等,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独树一帜的。

在这片古老、神奇、开放、多彩的大地上,黑龙江文化就像一条汇聚了众多支流的奔腾江河,雄浑瑰丽、气象万千。流淌于其中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回旋碰撞,激荡出激越、震撼的音符。丰厚的文化遗产资源是黑龙江流域文明的具体呈现,积淀了北方独特的文化脉络和文化基因,展现出鲜明的龙江特色和龙江风格。龙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是黑龙江提升文化软实力,发展文化产业取之不尽的宝藏,是黑龙江实现科学发展的雄厚基础。研究和保留传承黑龙江文化,是当代黑龙江人不容推卸的神圣责任。《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将分民风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三个系列,全方位、立体性、多角度、大纵深地展示黑龙江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优良的黑龙江文化基因,更好地继承民族和地域传统,为文化兴省、文盛龙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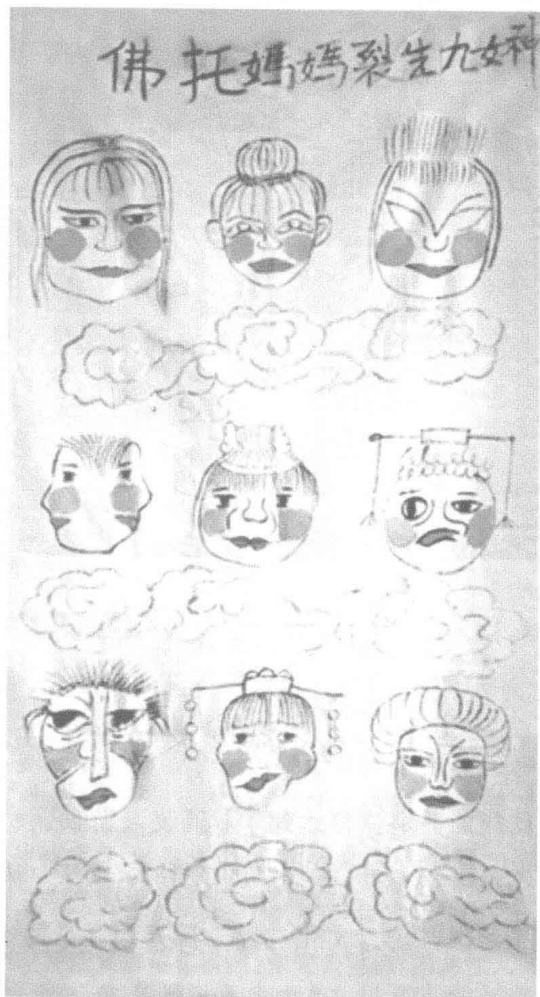
概 述

本书编入的神话故事,并非一般的神幻故事或幻想故事,它同后二者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别。

神话故事以神话为基础,神幻或幻想故事以幻想为基础。神话是蒙昧时期先民原始思维的产物,神幻故事或幻想故事是现代人审美思维的产物。神话是先民的宇宙观、世界观,是先民信以为真的东西,是他们的信仰所在,是指导他们生活的金科玉律;而神幻或幻想故事可以脱离现实,随意遨游于想象的王国,以审美追求、娱乐受众为目的。因此,神话故事的内容是严肃的,是有着严格的传承关系乃至祭祀仪式为依据而不容随意更改的。

本书编入的神话故事,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编写《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黑龙江卷》的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多年来采风的成果;二是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流传的以宁安著名满族故事家傅英仁为传承人的满族萨满神话故事;三是黑龙江省南部地区流传的以双城著名满族故事家马亚川为传承人的女真萨满神话故事。

黑龙江的神话故事,主要存在于少数民族,特别是世代居住于这块土地上的满、鄂伦



傅英仁绘制的女神偶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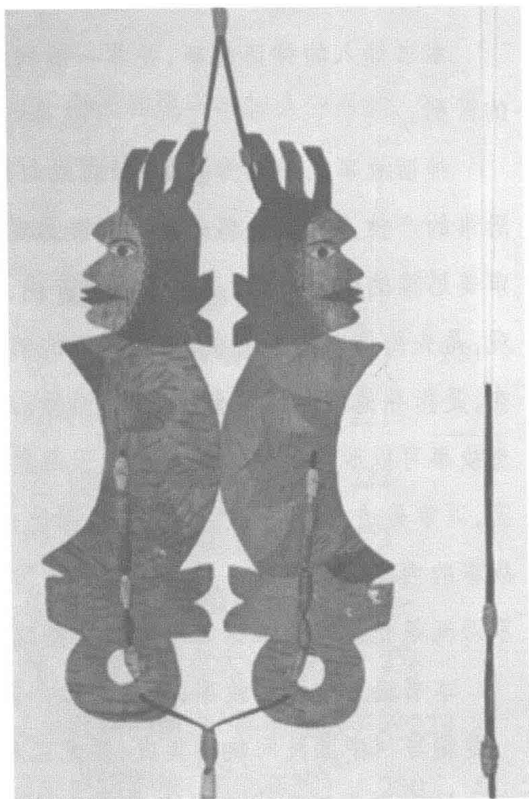


春、赫哲、鄂温克等民族。相形之下省内汉族人口虽然众多,但汉族神话故事的蕴藏量却不大,而且它们大多具有移民传入的性质,与关内中原地区流行的神话故事同根同源。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些神话故事都无法与世居民族中蕴藏的神话故事相比较。

黑龙江世居民族中流行的神话故事,无一不同萨满文化、萨满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萨满文化是它们的灵魂和源头。本书收入的大量满族神话故事和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的神话故事,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充分根据断定,在黑龙江省世居的所谓“通古斯—满语”民族中,舍去萨满神话故事就没有别的神话故事。



满族萨满神画



满族萨满神偶

在黑龙江省的萨满神话故事中,满族萨满神话故事又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满族人口众多,历史地位重要,处于较高社会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个民族的萨满信仰达到了较高发展阶段,神话内容丰富多彩,传承仪规比较完善,传承内容不仅口口相授,而且形成了家谱、神谱、“神本本”等文字材料。特别是我省满族人民中,出了两位与萨满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杰出民间故事家,一位是宁安的傅英仁,一位是双城马亚川。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代民间文学工作者筚路



蓝缕,共同努力,方使得满族萨满神话故事的发掘整理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通过本书展现出来的满族萨满神话故事,其中既包括宁古塔满族萨满神话,也包括双城的女真萨满神话,内容才能如此丰富多彩,系统完整,堪称我国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

本书“宁古塔萨满神话”部分,编入了清代和民国年间宁安地区三位大萨满郭鹤龄、梅崇阿、关寿海的嫡系传人、本身也一度当过萨满的黑龙省著名满族故事家傅英仁讲述的37篇萨满神话故事^①,其中“天神神话”7篇,“职司神神话”15篇,“祖先神神话”5篇,“萨满神神话”5篇。长期以来,这些神话故事由于要遵守萨满传承的严格规定而从不随意外传,以致蒙有一层浓重的神秘色彩。后来又由于“文革”等特定环境,萨满文化研究处于一种异常困难的境况,导致这些萨满神话故事的公开发表成为不可能。情况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黑龙江卷》的采风编写过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所以直至2005年《满族萨满神话》一书问世后,学术界才得以一窥这些故事的全貌。本书把傅英仁留传的神话故事划分为“天神神话”、“职司神神话”、“祖先神神话”和“萨满神神话”四大类,选其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呈献给读者,并着意保存所有故事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应该指出,上述以内容为基本指导原则进行的分类,并非这些神话故事本身所固有,完全是编者为了编排、描述、研究上的需要而提出的。其实仔细考察起来,有的神灵既可视作守护神或其他什么职司神,亦可视为部落或氏族的祖先神,所以这种分类有时不免带有相对的性质。不过总的来说,当我们把某一故事划归某一类别的时候,都会把握足够鲜明的共同特征。这种分类为我们的编排和认识神话故事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我们希望它也能读者的阅读理解、研究者的研究带来方便。

宁古塔萨满神话中的“天神神话”,讲述了“老三星”创世以及阿布凯赫赫、阿布凯恩都哩、佛托妈妈、海伦妈妈等一系列天神的事迹,讲述了开天辟地、创造天官、神魔大战、天官大战、人类诞生、氏族部族起源等内容,显示出体系严谨,气势恢弘,想象丰富,故事完整的特点。众天神各居其位,各有职司,各有性格和行为上的特色,相互间接上下尊卑已经建立了明确而固定的严格的等级关系。这种情况不由得使我们想要拿它们同西方神

^①关于傅英仁和他的萨满神话故事,详见《满族萨满神话》(傅英仁讲述,张爱云整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其中发表了他所述的神话故事59篇,并有徐昌翰撰写的序《傅英仁宁古塔满族萨满神话》作为介绍。





话中最发达的地中海神话体系进行比较,其中的“老三星”不禁使我们想起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父”宙斯。故事中的大部分神祇,如阿布凯赫赫、阿布凯恩都哩、佛托妈妈、海伦妈妈,形象相当丰富完美,故事跌宕起伏,其动人之处完全不逊于希腊神话。但也有个别神祇如四方神,仅有一个神名和零散简略的事迹,故事还有待发展补充和完善。神话中讲到的天地万物人类起源,反映了萨满信仰的宇宙观、世界观。在这些故事中同样也存在着其他民族神话中常见的大洪水、兄妹婚、盗天火等神话母题。故事中“大闹天官”的大魔鬼耶路哩形象引人注目,它同圣经神话故事里的魔王、北欧神话故事中的雷神托尔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宁古塔满族萨满神话中,作为“恶”的代表耶路哩与众天神的对立显得更为鲜明和突出。在具有类似形象的其他各国神话中,无论是圣经恶魔也好,北欧神话的雷神托尔也罢,都是以个体形态展开活动,作恶捣乱搞恶作剧,相比于宁古塔满族萨满神话,耶路哩的身上并没有恶作剧的成分,他是一股“纯粹”作恶多端、足以同全体天神抗衡的巨大的有组织的集体力量的代表。从天神神话故事所具有的相当严整的形态和古老的内容来看,可以认为它们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在宁古塔萨满神话中,“职司神神话”的数量最多,构成整个神话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它们讲述了具有一定“职司”的神祇的故事,比如像风神安顿妈妈、“兵伍”之神乌龙贝子、爱情婚姻生育之神纳丹岱辉和纳尔浑先初、音乐舞蹈之神乌春切德利妈妈、医药之神纳丹威虎哩、行船保护神朱拉贝子等等。职司神同天神和祖先神有时并没有严格的区别,许多神往往“身兼二职”。例如乌春切德利妈妈既是天神,也是司音乐舞蹈的职司神;鄂多里玛法既被列为狩猎神,在家族祭祀时又被列为祖先神;再如多龙格格被尊为弓箭神,但同时也是尼玛察氏的氏族守护神。许多职司神明显具有西方神话中“文化英雄”的特征,如专司纺织的织布格格朱烟朱吞和索库索乎起着教导人们纺线织布的作用;开山格格从山洞中取出金犁、金箭、金叉,教导人们耕种、狩猎,等等。所有这些神祇毫无例外都是带领氏族部众降妖除怪战胜困难,教人民以生产生活的技能技巧,保佑人民平安幸福,赐予人民健康安宁的神灵和英雄。在相应的祭祀活动中,都要以专门的仪式和供物对他们上供、礼拜、祈祷。

祖先神既是氏族的祖先,又往往是氏族的保护神。如拜满章京是爱新觉罗氏(金姓)的祖先神和守护神;纳丹昂邦梅合恩都哩是梅合氏(梅姓)的祖先神和守护神;绥芬别拉是伊尔根觉罗氏(赵姓)的祖先神和守护神等等。每个氏族祖先神无例外地都具有萨满身份,有的是神通广大的大萨满,有的甚至就是已经成为神灵的萨满神。他们之所以受到特别的



尊崇,是因为在部落氏族的迁徙、定居和发展过程中,他们勇于牺牲,英勇顽强,带领部众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建立了丰功伟绩。当部落和氏族与自然灾害或强大的敌人相遭遇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不屈不挠,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勇于战斗、自我牺牲的精神,带领部众战胜困难渡过危机。他们为部落氏族的存亡甘愿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奏响了一曲曲感人肺腑的英雄赞歌。最后他们往往从氏族的普通成员或普通萨满升格为神,永远为后代所缅怀纪念。他们的英雄业绩和伟大精神,对于教育后代,培养部落氏族的团结奋斗精神和英雄主义,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前面已经提到,本书单独列出一类“萨满神神话故事”的做法仅具有相对的理由。其实无论是“天神神话”也好,“职司神神话”也好,“祖先神神话”也好,讲的都是萨满神的故事,因此也都没有脱离“萨满神神话”的范畴。但上述三类神话与本书中专门另类列出的“萨满神神话”毕竟还有所不同。准确点说,我们甚至可以将最后的这一类神话称之为关于萨满本身的神话,因为它们讲的不是一般的神异事迹,而是萨满本身的“专属”能力——萨满过阴追魂、起死回生的能力,沟通人神的能力,萨满的教化作用等等。萨满是介于人神之间的一类存在,他们无论在天上和人间都有许多专属于萨满的特点与作为,跟一般的神灵是不尽相同的。本书中特别划分出来的这类“萨满神神话故事”,讲的就是“专属于萨满”的故事,如萨满的始祖神蒙耶南多,虽然原来就是一个天神,是北斗七星的第二任星主,但他拥有对于萨满来说具有标志意义的起死回生法术,他能把死人的灵魂



萨满神画



萨满神画



满族萨满神画



追讨回来。又比如说另一个萨满神安楚拉妈妈,她是个裂生古神,“老三星”赐给她九顶神帽,其中有两顶,一顶叫鹰帽,是南方萨满标志身份的帽子;还有一顶叫鹿帽,是北方萨满标志身份的帽子。萨满在跳神时系的腰铃,就是她用甩出去神帽套回来的。在关于安楚拉妈妈的故事中,讲述了萨满的帽子和腰铃的起源。还有如《萨满玛法利》一篇,讲述了萨满的起源和历史,他们第一代的24个祖先,他们的来历、法力、传承、归宿和许多有关萨满的知识等等。

在所有的萨满神当中,唐罗太白具有特殊的地位。他是一位裂生的大神,是主要天神阿布凯恩都哩的大徒弟,是七星中的首位。由此可以看出他崇高的地位。他在天上的职司是“管理规章制度、祭祀典礼”。“他对人间的礼节、祭祀等规矩和习俗的建立有着很大的功劳”。可以这样说:萨满在人间起什么作用,唐罗太白在天神社会中就起什么作用,他是天神中的萨满“总头领”。故事告诉我们,他培养和训练的天上的大萨满培养了地上的萨满,教导人们如何祭拜天地,祭祖祭神。他带领众萨满教化启迪人类,教人们祭天地,敬父母,分长幼,别婚姻,立家长,明赏罚,懂礼节,重友情,建部落。总之,用现代语言来说,他的任务就是带领萨满“教化人类,建设文明社会”。从唐罗太白所担负的职司、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天神社会中所占有的崇高而特殊的地位来看,这个神应属于社会发展较晚期的产物,很可能是得到中央集权制度提倡的结果。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萨满特别是“家萨满”在满族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傅英仁的宁古塔萨满神话,可以说是研究萨满文化的百科全书,几乎每一篇故事,都能为我们揭示出神秘萨满信仰中某些不为人知的方面。例如《佛托妈妈》一篇,对灵魂、“三魂七魄”、世界构成等观念的说明,恐怕是相关资料中对这些问题所作的最详尽、最透彻的说明。又例如《部族守护神海伦妈妈》一篇,对国外文献中争论不休迄无定论的黑白萨满起源、分类标准等问题作了清楚的解答。《萨满玛法利学法术》一篇对萨满的挑选传承、萨满所拥有法术本领以及萨满中各种不同流派的产生与发展,都作了作为局外人的研究者难以勘破的诠释。神话故事中对清代中叶萨满信仰向宗教发展的历史亦有所涉及。所有这些都对萨满文化的研究弥足珍贵。

家住双城的满族故事家马亚川身后发表的《女真萨满神话》^①,是一部内容极具特色

^①关于马亚川及其《女真萨满神话》,详见黄任远:《满族故事家马亚川和女真萨满神话》,该文为《女真萨满神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的序言。



傅英仁先生在家中



傅英仁在向张爱云讲述萨满神话

的萨满神话故事系列。其中收入的四十余篇萨满神话故事,无一例外都可以归入我们上面划分的“关于萨满的神话”一类,成为此类神话故事的一个内容丰富生动的注脚。



傅英仁在向满族年轻人讲述民族传统风俗

在马亚川的这些神话故事中,有一个共同的女主人公,就是“萨满神”。她胸佩宝镜,腰挂串铃,手持照妖镜,飞天遁地,神通广大;行法的时候她挥鞭击鼓,摇动腰铃,口念咒语。她能够请来天神阿布凯恩都哩和九仙女下界,协助自己消灭危害人类的各种妖魔鬼怪。她教导人世间的男男女女生殖繁衍,保佑他们平平安安,免于各种邪恶势力的荼毒。一篇篇充满神奇色彩的关于萨满神的神话故事,唱响了对萨满伟大功业的颂歌。

马亚川遗稿展示的这些故事,为我们描述了女真先民史前生活的严酷画面。那时的男男女女,还处于上古人类未开化时期,他们以男女分群而居,在山野中以岩洞地穴栖身,猎取野兽采摘果实为食,生



马亚川晚年双城市家门前留影



存时时受到狼虫虎豹和天寒地冻的威胁,生活充满了非同寻常的艰辛。“咱女真人早先的时候阴气胜于阳气。天地浑然,孕生了无数妖魔鬼怪,人类深受其害。女多男少,人类濒于灭亡。”在这样的情况下,“阿布凯恩都哩……派萨满神下界,……传教男女合欢之事,……多生‘留子’(即男人)……让群女定居……形成一夫一妻,顶门立户,……形成部落。萨满神下界后遇到的最大难处就是……妖魔鬼怪与人混杂,要实现男恋女定居,必先除妖灭怪,……才能拯救女真人。”这样一幅可怕的画面,在史前社会具有相当可信的现实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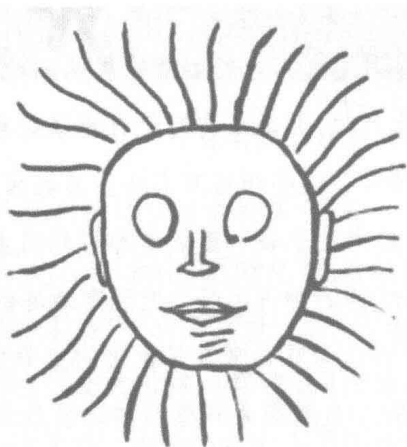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展开的女真萨满神话故事,其关注的主要焦点放在人类自身的繁衍生殖问题上,就不足为怪了。这一主题从头至尾贯穿于马亚川所讲述的一个个萨满神话故事中。这是一个关乎整个族群生死存亡的头等重要、极其严肃的问题。不言而喻,就人类生存的环境和条件而言,我国东北地区,特别是女真先民生活的黑龙江地区,是比较严酷和比较恶劣的。寒冷的气候、低下的社会生产力,乃至人类对于自身繁衍生育的无知,都构成了该地区先民生存和自身延续的巨大障碍。这些相当真实的生活画面,在马亚川“萨满神神话”故事系列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其中几乎每一篇故事都讲到狼虫虎豹化身精怪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巨大威胁。有的故事(如《萨满神灭冰妖》)把天寒地冻的气候条件拟化为危害人类生殖繁衍的“冰妖”、“雪怪”,它们为女真人带来了巨大的生育危机。有的故事讲述了由于缺少生活资源如水和食物,致使人类遭遇无法存活和诞育后代的困厄(如《温地痕和捅门水》)。

在这场为克服生育危机、战胜艰难生存环境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萨满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她从天神阿布凯恩都哩那里取得指示和帮助,邀请九仙女下凡,消灭了一个又一个的妖怪。她把野女从与动物精怪交配的状况下解救出来(《野女定居》),教导人们如何正确地交配生育,保护给群女配种的“留子”(《母子山》),把人类的性行为领上“正道”。她为野外分散群居的男女寻找配偶,使他们能够延续后代(《碧磐仙女》、《萨满神搭救禅存》)。在她的启迪和帮助下,人们逐渐定居下来(《萨满神搭救秃大》),并从群居杂交过渡到定居和固定夫妻家庭制(《老爷岭》)。

马亚川传承的“萨满神的故事”,虽然是充满萨满文化思维的萨满神话故事,但从上面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它们是以先民的生活现实为基础的。在这些故事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先民生存的无比艰险与困苦,人类为摆脱蒙昧而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原始信

仰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些故事是人类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完成自身繁殖这一“壮举”的颂歌；是人类从野居、群居、杂交进化为定居和固定配偶的漫长过程的生动形象的口头历史；是在这一过程中萨满文化和萨满信仰所起的巨大进步作用和伟大功业的颂歌。这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萨满文化的内涵及其在先民社会所起的历史作用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

黑龙江的神话故事是丰富多彩的，这首先是由于它具有丰富多彩的满族萨满神话遗存基础。黑龙江的满族萨满神话故事，无论是傅英仁的宁古塔萨满神话故事还是马亚川的女真萨满神话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在我国现存神话故



满族萨满神面具图谱(日神)



满族萨满神面具图谱(野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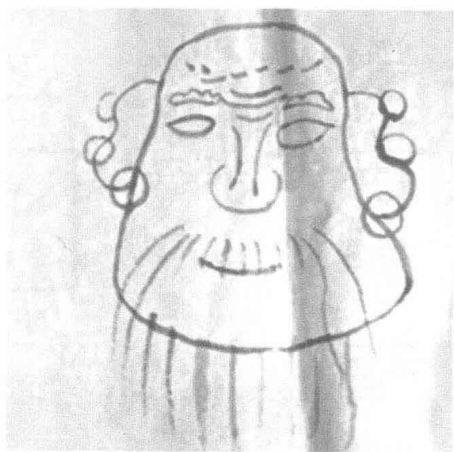
满族萨满神面具图谱(羊神)



满族萨满神面具图谱(瓦神)



事中,是两颗独具特色、独放异彩的闪亮的巨星,为我国神话宝库增添了无可替代的、理应得到高度重视的巨大财富。洋溢其中的战天斗地、团结奋斗、不畏艰险、不畏牺牲、舍己为人、开拓进取的英雄主义色彩,是黑龙江人民精神世界的宝贵财富和对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独特贡献。由于傅英仁和马亚川两位满族故事家生前的努力,使这两项宝贵文化遗产最后终于得以面世,这实在是两位逝去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对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



满族萨满神面具图谱(食神)

相信这些神话故事将为我国文化人类学、原始宗教、神话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开辟出一方崭新的沃土,并将为我国日趋繁荣的艺术创作带来无尽的滋养。

徐昌翰

2010年11月4日